

这几面“墙壁”的“合力”才能明确这两种语言的界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使用起老办法来，在几面“墙壁”集中分布的区域大概地又以这一片区域为一面新的且是大局上的“墙壁”，而这面“墙壁”大概就是在这个大杂院里头的“公共空间”或者“公摊面积”里头的，并由此来界别两种语言。

方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在这一块过渡的区域中，正由于边界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的问题，两种语言的交互性在这里表现得尤为得明显，两种语言在这片交界得地域进行一系列的接触和交际，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方言会出现许多的共性，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们都还保有能够使它们双方区别开来的一系列特征，这使得它们不至于混合，这也许就是索氏所说的交际性和乡土根性。根据华南师大卢坚伟先生的研究，电白的霞洞镇是闽语和客家话的交界地，正是处于过渡地带中，卢先生在霞洞镇选取了地理距离并不遥远的两条村作为方言的采集点，对比了这两个方言采集点的词汇，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两种方言在词汇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这两种方言中，还有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存在着两种方言的词汇借贷现象，例如：头发、米汤、萝卜等词的方言说法存在着客家话向闽语借贷的情况，而糕点、玉米以及雨衣等词的方言说法又存在着闽语向客家话借贷的情况，【5】从这些说法出发，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语言具有很强的交际性，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在语素和语序、代词和副词上，这两种语言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而这些差距，足以使这两种语言清晰地区别开来，而不使其混为一种，从这个程度上来说，便是乡土根性发生作用了。

通过这个简明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一般在互相接触的两种语言中，总会出现这种现象，两种语言或者方言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使得这两种语言，有着一定的相同，却不见得一致，这就是交际性和乡土根性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当然了，我在这里所举出的例子是从小维度上验证的结果，但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我这里是仅从霞洞镇的范围上来说的，但是如果我把这个范围扩大到电白区，甚至是其所在的市，问题又不太一样了，相对于电白外的一个地区的语言，那么同在霞洞镇内部的两种方言就成为了关系更为亲密的内部的语言，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就比它们之间的任意一个和位于电白区外的某一种关系并不那么密切的语言的共同点要多得多，在和“外部”的比较下，乡土根性所造成的差异性又成主流了，相比之下，研究位于同一个“内部”的客家话和闽语，交际性所造成的共同性又变成主流问题了。

总而言之，索绪尔的相关的理论是极具现实依据的，虽然索绪尔是基于西方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的，但是语言的规律是共同的，索氏的研究理论，来到中国，也是依旧适用的，尤其是我们当下热门的方言学，更是可以完美的对应和诠释索氏的理论，本读书报告，上面的论述，就是将索氏的理论和我们生活中的方言结合起来，让我们对其有更好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李创国. 电白黎话初探[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6(12): 43-54.
- 【2】丁世平. 茂名方言与茂名文化[J]. 前沿, 2010(14): 164-166.
-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 《普通语言学教程》.
- 【4】卢坚伟, 甘于恩. 电白闽语语音特点及内部差异[J]. 南方论刊, 2016(06): 70-72+105.
- 【5】卢坚伟, 甘于恩. 电白霞洞闽客双方言词汇比较接触研究[J]. 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7(01): 128-134.

置身共时语言学，窥探语言学规律

——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

2020 级汉基 1 班梁海诗

大二新设了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我初次触碰到语言学的冰山一角。在老师的要求下，我们需要研读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其中一部分，老师给出的是商务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第 1 版的版本，我挑选了七部分中的第二编：共时语言学。

作为一名语言学的入门者，我对共时语言学可谓是完全闻所未闻，研读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认知上的困难，几度想要抛书不顾，最后还是顽强地以学者须有学术精神来激励自己读完了共时语言学此编。

那么，我首先需要弄懂的是，共时语言学究竟是何方神圣？索绪尔在书中指出，“一般共时语言学的目的是要确立任何特异共时系统的基本原则，任何语言状态的构成因素。”按我的理解，也就是说，共时语言学主要是以一种相对静态的方式来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和解释语言状态的细节，截取某一段时间为研究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研究语言状态时关于时间划定的问题。

语言是有具体实体的，借助这些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得以进行这门科学的研究。语言的实体不是无端存在、预先划定的，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才能存在，要避免抓住一部分就以为已经抓住整体的危险。语言实体要划定界限，把它同音链中围绕着它的一切分开，这就自然促使了单位的出现，在语言学中，单位的定义是：在

语链中排除前后的要素，作为某一概念的能指的一段音响。各个单位的划分要求与音响链条的区分同概念链条的区分相符，这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划分方式。索绪尔提出的平行链条式的单位划分方法很新颖，把不能触摸的、虚无的音响和概念转化成了肉眼可见的实体，这大大方便了普通读者的阅读理解，契合了本书编撰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目的。这种化虚为实的研究方法在此书中多次可见，例如本编中谈及语言的形成过程时，用平面图示意了观念和声音对语言形成的助力关系，精巧地阐释了语言是在观念和声音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又如，谈及语言的连带关系，索绪尔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图来表明语言系统里各项要素的关系和要素的价值存在的必要条件；谈及语言的联想关系时，用辐合式的示意图来表示人脑中思维的反应跳跃；谈及集合的双重系统运行机制，借用数学中的树状分叉法来形象表现人的意识运行方式。这启发了我研究语言学本身就是充满困难和挑战的，要学会巧妙应用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小知识来便利自身的研究，化抽象为具体，以更直观清晰地理清繁杂的研究里细枝末节之间的关系。

语言的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而凸显实体的系统特征得到验证之后，接下来需要弄懂共时的同一性、现实性、价值等概念。索绪尔认为，共时的同一性指的是一种同样有趣的同一性，每次构成实体的相同条件得以实现，我们就得到相同的实体。共时的同一性不是在于物质上的同一性，也不是在于意义上的同一性，而是在于一些亟待探讨的要素。共时的现实性以词类的划分为例，与某种在语言的

系统中占有地位，并受语言系统的制约的东西相对应，要设法抓住语言的具体实体才能接触现实，避免产生错觉而在研究道路上犯下一些轻率的错误。共时性价值的概念包含着单位、具体实体和现实性的概念，只有当一个要素本身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要素。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规则互相保持平衡的，从实践的观点看，从单位着手有利于说明词汇的多样性。在对陌生的概念下定义和探讨时，我们要注意多方面多角度的进行探讨，多做有意义的假设和比较，作者在阐释上述概念时便是通过大量的事实和不断的发问来推动研究命题的层层深入的。

语言的价值是语言机构最重要的方面，我觉得这可以称为语言学者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单纯的物质上的价值不同，语言的价值有三个基本的探讨角度。

索绪尔指出，语言的价值，一是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我们只需从观念和声音两个要素来考虑语言的价值。语言学在这两类要素相结合的边缘地区进行工作，这种结合产生的只是形式，如同水面与空气接触时的波浪起伏观念和声音的结合是任意的，符号的产生也是任意的。这就导致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对它加以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

二是从概念方面考虑语言的价值。词的任务不是表达预先规定的概念，而是表达由系统发出的价值。这启发我，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一样东西就是某种事物，要从它以及它相联系的事物出发，根据系统中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来探求事物的本质和价值。

三是要从物质方面考虑语言的价值。在词里，重要的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差别。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本身不属于语言，对于语言只是次要的东西。语言的能指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索绪尔在这里的阐释有些许深奥，逻辑严密，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也不能完全读懂。为什么从物质方面考虑不能直接从物质本身出发，而是要环绕物质和它所处的环境和关系来考虑呢？索绪尔举了语言符号的变化的例子来加以说明，符号通过相对位置的差别而起作用，同样，文字的价值也在相互对立中而起作用。没有声音上的差别对立，语言将无法产生确切的价值。

四是从整体来考虑符号。语言中只有由语言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所指和能指分开来考虑是有差别的和纯粹的，但是二者的结合却是积极的事实。我大胆猜想，整体是平衡的，遵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规律，其中一个要素的改变，会触发系统中另一要素的改变，促使整体的系统始终能维持平衡。

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主要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这大概是本编中我最容易理解的一章，读至此处，心中终于有些安慰，暗自庆幸自己幸好并非对共时语言学一窍不通。在区分这两大关系时，抓住句段关系的现实性、联想关系的记忆性，句段关系的要素在同一空间维度出现，联想关系则存在于人脑与现实两个空间，二者的区别便显而易见，易于捕捉。要注意的是，一切按正规的形式构成的句段类型都应该认为是语言的，语言的确切类型不是凭空产生

的，而是由人们记忆中相当数量属于同一类型的词确定的。联想系列中没有确定的顺序和没有一定的数目，具有很强大的任意性。

句段关系和连带关系服务于语言的机构，指挥着语言系统的有序运行。正如索绪尔在书中所言，空间上的配合可以帮助联想配合的建立，而联想配合又是分析句段各部分所必需的。集合的两种形式同时运行，观念唤起整个潜在的系统，人们由此获得构成符号所必需的对立。我们要注意符号之间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抓住事物的对立统一性，全面地看待研究对象。在语言内部中整个演化运动的标志是论证性与任意性之间的往返变化。作者此处生动的讲解引人入胜，语言机构仿佛在我眼前如潮水般活了起来。

在本编尾部，索绪尔给传统的语法做了新的合理的区分，并且进一步解说了抽象实体在语法中的作用，从联想和句段两个方面考虑了抽象实体的存在，最终又回归于具体实体。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单位创造价值，并且这些物质单位必须排列成某种顺序才会实现。物质与它的意义和功能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总之，共时语言学的研究与历时语言学相对，通过对同一时代的语言的具体实体的确定来划分单位，通过共时性的同一性和现实性来确定具体实体，通过语言在组织思想上、概念上、物质上、整体上的作用来考虑语言的价值，通过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来维持语言机构的运行和平衡，通过语法合理的区分进而阐释抽象实体在语法中的作用。

读完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我被语言学的神秘与奥妙大大触动了，仅是普通语言学里的小小一面便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语言学家的每

一处小小成就想必都经过了超常的努力与毅力，我以后需要以更加勤勉的态度去汲取前人整理的精华，语言学只是众多学科的一个门类，而我此次所看到的又仅是语言学里一点小小的皮毛，便已经为之震慑，学海无涯，日后须当日益上进！

地理环境的不同对语言发展影响巨大

2020 级汉基 1 班黎思淇

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语言种类多到数不胜数，不同地方的人们口中所说的语言皆有差别。不用说一个洲一个国家如此庞大，就连一个省内，甚至是一个城市，市区和乡野的人们语言可能也会有些微的差别。如果说语言的差异在时间上的分歧往往不是人们能看到的，但是空间上的差异却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在大学里面，周围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不同地方的同学所说的话是不同的。比如广州人，大多讲的是粤语；又比如东北人，嘴里的东北味可浓着呢。在读完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后，我对于语言的差异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在我看来，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应是地理上的差异，地理环境的不同对语言发展的影响巨大。

地理，指是世界或某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要素的统称。自然环境又分为气候、地形等方面。从气候的影响因素来说，气候的不同对语言的发展变化起着巨大作用。好比如气候寒冷，多大风大雪天气的东北，对于东北人的形象，我们一直是有着豪爽、奔放、热情等形容词的。而我猜想，在气候寒冷的东北，人们说话豪爽大方，高声言语，时常说到面红耳赤，这样奔放而又爽朗的语言，大概会有助于当地的居民抵御寒冷。在满是风雪的严寒之冬，人们高声言语，热情似火，也能让彼此之间感到更加温暖。又比如在夏热冬温，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的江浙一带，人们大多操着一口流利的江淮官话，轻声细语，柔情似水。在宜人舒适的气候下生活，大概人们的生活也轻松下来，在柔情满满的语言之中，也不难听出他们对于舒适环境下的满足和享受。在我看来，语言的语气语调差异方面，气候的不同在其中起的作用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而在地形方面来说，一个地方语言差异的大小和语言种类的多少跟地形因素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语言事实的传播，跟任何习惯一样，比如风尚一样，都受着同样一些规律的支配。就如索绪尔所著中言道：“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即‘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而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且我认为这种乡土根性，也会更多地出现在一些地形较为封闭的地区。比如在一些地形崎岖，高山遍布的地方，在那里的人们大多只会说他们一方的语言，且那个地区的语言一般较为统一，分歧较少。这是因为地形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地形崎岖，危险重重的地区，人们的交往自然会减少甚至于无，并且在这些地形较为封闭的地区，人口本就不多，更有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出严重这些问题，这样一来，便没有外来语言的侵入和渗透，这些地区的语言更趋向于单一，差别极少甚至于是没有。比如我们国家的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区，他们有些居住在高山之上，与外界的联系甚少，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人民不识汉字、不懂汉语，在整个村子里面人们都是只会说专属于他们的带着乡土根性的语言。而在一些地形平坦，交通方便的地方，人类的交流阻碍少，交际则在语言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交际使得人们不能不沟通。把他方的过客引到一个村庄里来的是它，在一个节日或集市里面把一部分居民调动起来的是它，把各地区的人组成军队的是它，如此等等。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在交际中，不同地方的人们免不了互相交流，在交流中，更多的人带来了更多不同的语言，这些本不是当地的语言又被带来之人的儿女传承下去，如此一

来，在一些地形平坦的地方，语言的种类自然丰富起来，这些地区的语言更趋向于多样化。比如地形平坦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当地的人口众多，走在路上可以听到许多种不一样的语言，例如普通话、粤语、闽南语、东北话等等，多样的语言形成了一首美妙的歌曲。

社会要素也是地理之中另一大方面，社会要素自然也对语言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索绪尔认为，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而我认为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的原因，社会要素是其中之一。正如索绪尔所言，我们说不出高德语止于何处，地德语止于何处，同样，也不能在德语和荷兰语之间或法语和意大利语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在有些极端的地点，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里说法语，这里说意大利语。”但是一进入中间地带，这种区别就模糊了。是的，就算是有人曾设想在两种语言之间有一个比较狭小地密集地带作为过渡，例如法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普罗旺斯语，但那是不符合实际的。设想中的两种语言的界限，也只能依惯例划定。但是我们在现实之中，也能常常发现，一种语言突然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这是常见的。就像在广东地区内，说粤语是极为常见且频繁的，而一旦出了广东地区，语言便会一下子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普通话也好，闽南语也好，总之不是粤语。那这是怎么来的呢？索绪尔指出，因为有些不利情况使这些觉察不到的过渡无法存在。最容易引起混乱的因素是居民的迁移。而居民的迁移，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最为常见，在这些地方，许多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来来往往地移动，来往频繁，而经济发达的地方，存活时间相对来说更为长久，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这些迁移把一切都弄混了，在许多地点，语言过渡的痕迹都给抹掉了。他所提出的例子，便十分典型。他认为印欧语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语言在一开始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一连串延绵不绝的语言区域，我们可以把其中主要的几个大致结构拟出来。他认为，从特征上看，斯拉夫语跨在伊朗语和日耳曼语之间，这是符合这些语言在地理上的分布的。同样的，日耳曼语可以看作斯拉夫语和克勒特语的中间环节，克勒特语又跟意大利语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意大利语正处在克勒特语和希腊语之间。这些语言的适当位置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他又说道，例如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之间的界线，就可以看到有一种没有任何过渡的突然的飞跃。双方互相冲突而不是互相融合，因为中间的方言已经消失了。而这些，都是地理之中的社会要素在起着重大作用。在从前，战争和迁移都是十分常见频繁的事情。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在我们不知道的许多年前，他们都曾迁移，都曾发动战争，彼此争夺领土，这些都是曾经的历史。而现在比邻而居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已经不是当初的互相接触的居民，他们之间那些过渡的方言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消失了，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之间没有什么过渡的界线，让人感觉是两种语言之间突然的飞跃，让人产生一种“语言是有自然界限”的错觉。从这个例子中，我又不禁猜想到，我现在认为的汉语和英语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和界限，是否也是因为两种语言之间过渡的一种语言已经消失在历史上，所以我们不得而知呢？这就要交给历史来回答了。从这些例子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理中社会要素的影响。在经济较为发达，人口较多这些社会要素的国家与城市之间，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因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不管是和平的迁移、人们之间贸易往来，还是暴力的战争，人们都能产生更多的交际。而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在这些地区，语言来往频繁，两种不同的语言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过渡语言，有些保留下来，并流行至今，我们还能发现并且学习；而有一些因为各种的历史，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而在一些经济较为落后，人口较少的地区，在这些社会要素的影响之下，便大多数属于索绪尔认为的极端地带，可以一下子指出，这是说什么语言的。但是这也是因为社会要素的影响之下，该地区较为封闭，也不能说明语言有着自然的界限。地理中的社会要素能清晰地解释出语言没有自然界限的原因，对语言的发展至为关键和重要。

语言学是一门庞大而又复杂的学问，在这门学问之中，地理语言学又十分关键。正如索绪尔认为，我们有权利简单地认为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这是因为地理上的

分割始终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的因素。地理环境的不同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研究语言学的路途上，地理语言学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关卡。

参考文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